

蔣碧微生死戀 (二十三)

楊 兆 青

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月底，蔣碧微和她的女公子徐麗麗回到南京傅厚崗舊居，母女兩人住在一幢大房子，空洞冷清，易生寂寞，尤其回憶前塵往事，更感處境淒涼。

當年，籌建房子時的興奮歡欣——一家團聚的和樂融融，彷彿都在眼前，又彷彿距離已遠。如今華屋依舊，人事全非。

蔣碧微的慈祥雙親，已先後作古；她的畫家丈夫，已離異他去；她的年少兒子，從軍一別，已多年不見。這些最親近的家人，竟然在短期間裏死別生離。命運之神，對她是相當殘酷的。

張道藩眼見蔣碧微生活這般憂愁，不免設身其境，替她分憂。只要有空，就往蔣家跑，風雨故人情，聚散兩依依。蔣碧微的陰沉心情，在張道藩熱誠照顧下，已漸漸開朗。

你應該多陪伴素珊

可是不久，張道藩的神情却有顯著的變化。他憂鬱不寧，情緒容易激動。蔣碧微發現不對，關心的追問原因：

「爲了素珊？」

「她，簡直不可理喻！」

蔣碧微對這個問題，一向非常小心處理。她自己吃足苦頭，不希望素珊爲她而苦。她馬上向張道藩建議：

「你應該多陪她！」

「陪？我在家裏，她問東問西。我不在家裏，她疑神疑鬼。這個樣子，怎麼見面？」

張道藩一開始就很激動，他愈說愈氣，不自覺的提高嗓門，好像非得如此，心裏才平。他急急的又說：

「她竟告到上司那裏！真莫名其妙！」

「感情的問題，是非常尖銳的。蔣碧微曾受徐悲鴻的情苦，也深蒙張道藩的情惠。只是親疏恩怨一場之後，到頭來如戲如幻一般的虛無。蔣碧微在痛苦中醒悟過來，一切看得平淡。她對感情的適應，已經不去計較何適何從，不去爭取相守時間的權利，只在心裏頭，保存對相遇的那份誠和真。當張道藩談到這種尖銳而現實的問題，蔣碧微竟能平靜而客觀的說：

「是我，也會吵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同爲女人，沒什麼大道理。」

蔣碧微想辦法，慢慢疏解張道藩的怒氣，慢慢讓他安靜下來，等張道藩恢復平日的寧靜，蔣碧微才自問自答的說：

「素珊爲什麼會愈吵愈利害？因爲我現在是『自由人』，懂吧？這就是女人的心眼！」

蔣碧微認爲，人生相聚時間已嫌太少，何必吵吵鬧鬧？不見面時，實在相知相戀，何必朝朝暮暮？

她總容易替素珊設想，於是又很誠懇的對張道藩表明態度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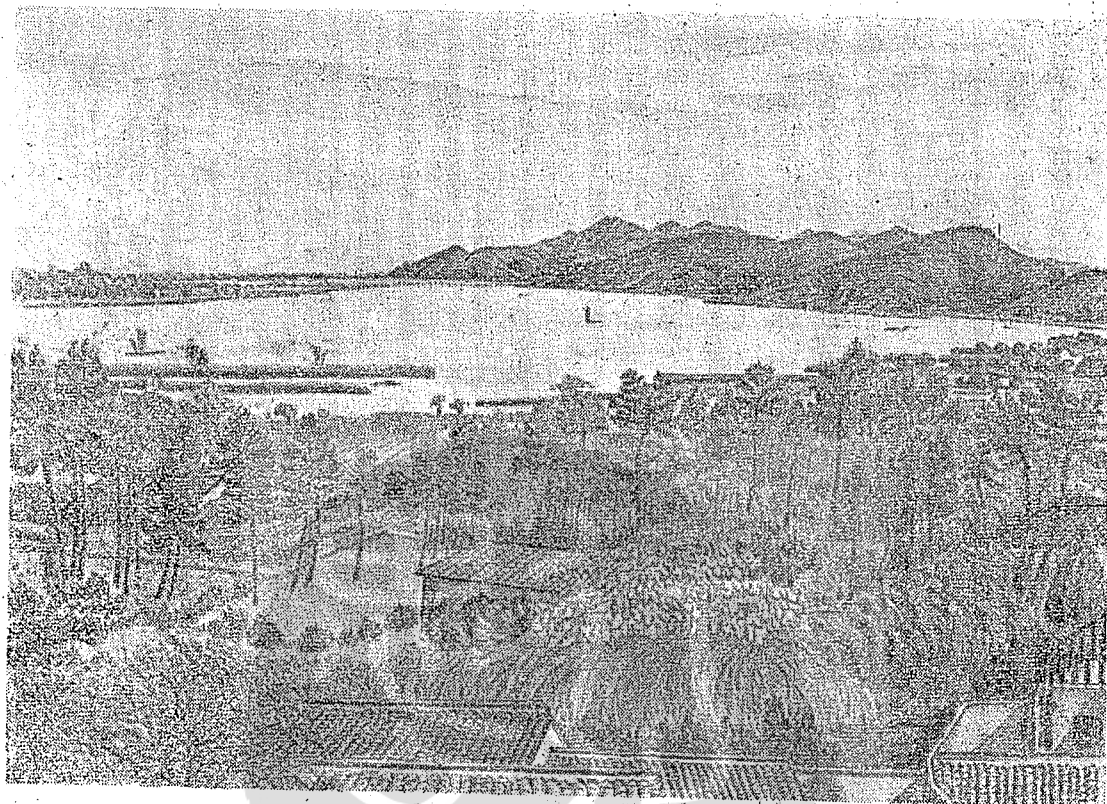
「很歡迎你來，但是，你要對素珊好！」

張道藩很感動的說：

「她要是有的想法就好了，素珊真不容易瞭解！」

蔣碧微笑笑，沒有說話；有時候，女人只能去愛，不要刻意去瞭解啊！

這以後，張道藩果然努力去「陪」素珊。一連兩個禮拜，他來看蔣碧微的時間，都是坐坐就走，不像從前，必定待到深夜，才依依不捨的回



(供提生先莫家藏收) 繪 藩 道 張 「春 之 南 江」

去。蔣碧微沒有張道藩作陪，雖然寂寞，但是蔣碧微認為，感恩知己，是要多為張道藩的立場着想。因此，當張道藩表示早要走，每一次在蔣碧微的心裏，都有一種選擇正確的舒適感。

就在蔣碧微這種淡然自處的情況下：一天晚上，已經十點多鐘，張道藩鐵青着臉跑來，見面就說：「非要把我煩死，才肯罷休！」

蔣碧微猜測是跟素珊有關的事，但不表示意見，她默默的幫張道藩泡杯好茶，擱在茶几上，又遞過煙，自己便在沙發坐下，却是雙眼直盯着張道藩。

「我想多陪她，而且是很誠懇的陪她……」

「張道藩自己點上煙猛吸幾口，再往下說：『她不知趣，幾天來都在問我，為什麼突然對她好？……』」

為何三人生於同代

張道藩站在蔣碧微面前，巴不得一口氣把話說完：

「我重複對她說，『妳相信我是真心待妳就好，理由並不重要』。晚上，她竟問我有什麼目的？這個人，真莫名其妙……」

一個人心裏有怨氣，最好讓他發洩了以後，再向他進言。蔣碧微這樣想；於是她緩緩站起來，從茶几上端起杯子，遞給張道藩，同時說：

「先喝杯熱茶，暖暖身子，坐下來慢慢談。」

張道藩心情比較穩定時，才詳細說出，他跟素珊幾天相處的情形。

原來張道藩對素珊早有愧意，真心要對她好。但是素珊接受不了張道藩有二心的事實，因怨而生疑，把張道藩對她的誠意，看作有所求的虛情。誤會既已產生，言詞不免激烈。素珊據理力爭，一定要張道藩答應，公忙以外的時間，都在家裏。張道藩的誠意被曲解，心裏已不舒服，加

上素珊連日吵鬧，更是厭煩難忍，不料，今天素珊會迫問張道藩，對她好有何目的？終於使張道藩無法再忍。大吵一架的後果，是張道藩氣急敗壞的衝出家門。

張道藩說到這裏，又激動起來，他紅着脖子向蔣碧微說：

「我對她講，我在家庭以外的事情，她管而無益，愈是少管，彼此愈好！」

「她怎麼說呢？」蔣碧微這時才插嘴說話，其實在蔣碧微的心裏，老早就有累積的愧疚，她不安的說：「素珊總是你太大啊！」

張道藩的怨氣未消，他用力把煙頭往煙灰缸上一擠，煩躁的說：

「她大聲咆哮……」張道藩突然站起來，「她說，為什麼我們三個人，要生在同一個年代？既然同在一起，為什麼不統統被炸死！」

感情的本身，是很單純很美的，沒有功過是非。但因發生在不同的人身上，以及不同的迎拒方式，就有正常與不正常的喜悲了。

蔣碧微的眉頭微蹙，雙唇緊抿，痛苦的內心掙扎，很快就能在她的臉上找到。張道藩剛才的一番話，就像素珊帶了一把利刃，迎面刺在她的深深內心。

儘管蔣碧微有超俗的物外思想，看得恬淡的出世心境，但終究是血肉靈欲之軀，難除累疊情劫之傷。她的情感已承担了徐悲鴻的悲苦，現在，又要承擔對素珊的內疚。驟然之間，她感到塵俗的倦累和憂煩攻心。她反覆自問：

「傷害和淒涼，為什麼都不離開我？」

張道藩仍站在那裏生悶氣，他沒有察覺眼前的蔣碧微，已被自愧和難過包圍。他還帶氣的問蔣碧微：

「整天都鬧，妳說，我怎麼和她共處一室？」

蔣碧微忍住滿心的沮喪，冷靜而困難的說：「可是，你不能把我這裏，當做避風港啊！」

「有何不可？」張道藩反而理直氣壯的辯解：「是她自己放棄這個權力！」

「不要逃避你的家庭責任和義務！」蔣碧微心中實在痛苦，但得強打精神來勸導：「你背棄素珊，就像悲鴻當年背棄我，這會造成許多的傷害。素珊怎麼會放棄她的權力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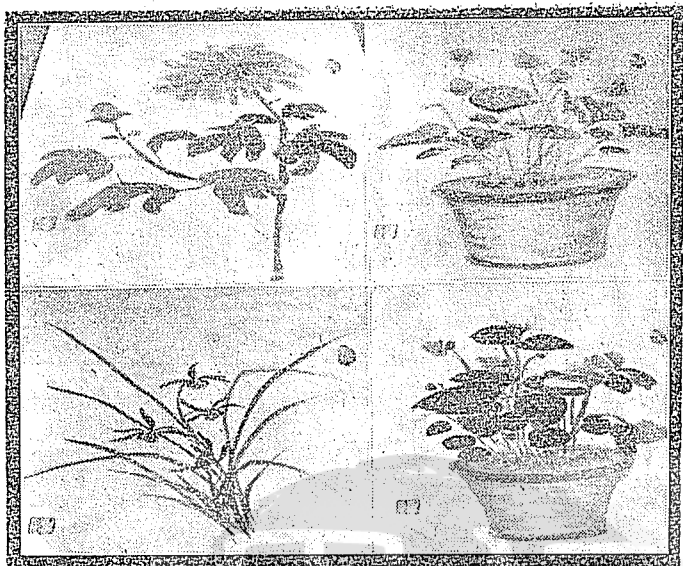
「素珊不懂接受現實，無視我的誠心，就是放棄！」

開始就註定是悲劇

蔣碧微看他這般固執，此時爭辯絕對無益。想想，試以張道藩平日勸慰別人的話，來勸他自己，也許有效。那句話，是「自家好處，要掩藏幾分，這是含蓄以養深。別人不好，更要掩藏幾分，這是渾厚以養大。」蔣碧微耐心的提醒張道藩，他的責任，是給素珊快樂，他的義務，是使家庭完整。別人不好，都要包涵幾分，素珊若有不好，更要容忍幾分。何況，是非都由張道藩而起，素珊沒有不好。

以「其人之言還制其人」的方法，幸而使張道藩靜下來。他原位坐下，神情黯然的又點起紙煙。蔣碧微則進一步解釋，自己受害太深，家庭破碎的神魂痛苦，久不消失，這使她容易想起素珊；同為女人，豈能漠視女性的尊嚴和母性的善良？

失敗的婚姻，令蔣碧微愈愈心裏愈酸，她忍



張道藩繪：海棠·黃菊·鐵錨蘭。
(收藏家莫先生提供)

禁不住竟流下了眼淚。她又想到，如今跟最投緣的人相處，却造成那樣多的雙邊無可奈何。她矛盾的，沙啞的對張道藩說：

「開始，就註定我們是悲劇……你不要奪走素珊的快樂吧！」

「雪——」張道藩心頭本來就苦，此時又感染了無限哀愁，他低柔的叫了一聲，悲愴的說：「我不甘心，這麼痛苦，我不甘心！」

「你還是先回去吧！免得人家等門。」

「雪……」張道藩嗚咽嘆息，欲言又止。

「……」

淚眼對淚眼，無言的墜泣。許久又許久，張道藩才萬般無奈的離開蔣碧微家。

以前，兩人不能須臾分離，但又沒有相守渡日的環境，分手的痛苦，是魂勾神繫的牽掛。今晚的離別，是蔣碧微將世事看得淡泊之後的遭遇，應是淡淡淺淺的感傷；事實上，張道藩一走，內愧與無奈的痛苦，便像黑夜掩蓋大地一般的無法抗拒，吞噬了蔣碧微的整個心靈。她經過一場大哭，還是滿腔幽怨的仰天自語：

「宗，你知道一個女人的需要，但我不能要求……。」

吳稚暉突然到蔣家

降臨在蔣碧微身上的風浪，並沒有因為她矛盾的無奈，和經常的內愧而減少。第二天下午，吳稚暉出現在她的面前。是為素珊告的那一狀來的。一接眼，吳稚暉就說：

「老婆告丈夫，難為老夫子！道藩跟你說過

了吧？」

「他提過。我也勸過他，只是道藩很固執。」

蔣碧微坦白說出，她跟張道藩的交情，也重述最近發生的事。吳稚暉聽後，祥和的說：

「素珊這一告，引起某些人對你和道藩的非議。我不是法官斷案。我來，是『奉命瞭解』。」

「我已經宣判自己了」蔣碧微悶悶的說：「我這一生，難期平靜。」

吳稚暉聽她說得如此內愧，長輩愛護晚輩的心情，油然而生。她不忍指責一個心靈受過重創，現在又受非議的弱女子。吳先生安慰蔣碧微說：

「妳不必自責太過。別人不容易明白『心靈契合』，但我明白。這種事，可遇不可求。可是，遇上了，一定有麻煩。浮生當中，有幾人是芸娘？」

蔣碧微說：「我不知道要怎麼安排自己？」

吳稚暉想了想說：

「感情的事，最難處理。有句話說『自盡其心延壽命，無求於物長精神』，是否對妳有幫助？」

「請您明說？」

「妳問心有愧，不離良知。如果胸懷山川秀色，情惱可能減少！」吳稚暉歇了一下，像在思考，然後說：「多為別人想想，總不會錯的！」

接著吳稚暉又表示，他此行目的，是要知道蔣碧微由重慶回南京的情形。因為素珊哭述張道藩長期冷落，分明藉故和蔣作「親密旅行」。此

事，他問過張道藩，張一氣，什麼都不說，回去就跟素珊吵起來。吳稚暉只好來問蔣碧微了。

這件事的詳細經過，還得從蔣碧微跟徐悲鴻的離婚談起。那時蔣碧微拿了徐悲鴻的一百幅畫，一時無法回到上海，想想不如到昆明一趟，一方面舉行畫展，籌募生活費用，另一方面，也借這機會，遊歷一下昆明的山川勝景。於是，蔣碧微帶着麗麗，在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中旬，到達昆明，一住就是好幾個月。

素珊則早在三十五年三月初，就由張道藩安排回到南京。同年八月十五日，張道藩回籍奔喪。他痛失慈母，心情不好，加上平時跟素珊鬧氣，因此在家鄉盤縣住了近兩個月，很少寫信給素珊。這使寂寞生疑的素珊，更懷疑張道藩的行踪。直到十月初，張道藩辦完母親的喪事，帶病從盤縣乘車到昆明，會見了蔣碧微和麗麗，大家一起從昆明乘飛機直到上海。才各回家中。

從盤縣和張道藩同來的，還有他的五妹和六妹，以及五妹襁褓中的嬰兒。旅途的成員和情況，就是如此的單純。

「可能嗎？道藩服喪在身，還有那麼多人在身邊！」

蔣碧微把詳情說完，無限委曲的向吳稚暉反問了這麼一句話。得到的答覆，是吳稚暉的一陣哈哈大笑。

素珊這一告，不但沒有把張道藩的心「告」回來，却使張道藩氣憤難平。有一段時間，他不再顧慮素珊會怎麼想怎麼做？甚至連除夕守歲，他都負氣不管。

除夕夜風雪來孤客

年三十這一天黃昏，蔣碧微已在傅厚崗的家準備好過年，人口少而顯得過大的客廳，是肅穆而冷清的，在空曠中颼颼的有着寒意。

麗麗幫着蔣碧微，擦火柴點着了蠟燭和藏香，紅燭高燒，香煙嫋嫋，佣人史坤生將一隻錦墊放在供桌的正前方，蔣碧微向前一步，喃喃祝禱幾句，然後雙膝跪下，端正正正的磕了三個頭。蔣碧微的心頭升起一種微妙的感覺，彷彿和父母的距離，就在此時拉得很近很近。

當麗麗緊跟在蔣碧微之後，向祖宗和外公外婆磕頭，蔣碧微站在供桌旁，忽然聽到三聲汽車喇叭聲，由遠而近的傳來。大家都知道是張道藩來了。因為他每次來，司機經常是按三下喇叭，通「聲」報訊，表示人已到了。

伶俐的史坤生搶着出去開大門。清脆悅耳的鐘聲，恰在這時嘹亮的響起，蔣碧微看了它一眼，七點整。

客廳大門敞開，一陣風雪，推進來一個滿臉春風的人。張道藩高興的笑着，手裏捧着一大盤鞭爆。

「妳們都已經行過禮啦？」他望着蔣碧微和麗麗，然後把手裏的鞭爆交給史坤生，快步的走向供桌，一面走，一面說：

「嗨！現在該我磕頭了吧。」

「不敢當！」蔣碧微淺笑着迎過去，攔了攔

說：「你只要鞠躬就好了。」

「不，」一到供桌之前，張道藩的面容就變

得嚴肅而虔敬，燭光照耀着他清癯的臉，他凝望着蔣碧微雙親的神位，他再強調的說：「這是一定要磕頭的。」

送神撤供，六隻冥鏹封袋，盛放在一隻專供化鏹用的火盆裏。史坤生拿來一根長竹桿，將張道藩買來的鞭爆高高的挑起。

蔣碧微和麗麗費了大半天功夫折疊的銀錠，此刻已化成一大盆熊熊烈火，火光將寬大的前廊映得喜氣洋溢。當史坤生把鞭爆點燃，立刻發生無比巨大的聲響，麗麗歡喜的大笑，用兩隻手捂住了耳朵。

鞭爆放完了，大家都不自覺的拍起手來。這時候，張道藩轉過身來，柔聲的對蔣碧微和麗麗說：

「進去吧，風雪之中，妳們的衣服都穿得太少了。」

被他這麼一提醒，大家才覺得還真有一點冷呢。雪下得越來越大了，還夾雜着呼號的寒風，回屋時，蔣碧微望望張道藩，他今天很瀟灑的穿了一襲狐皮袍子。

「該吃年夜飯囉，」張道藩擺着她們回到燭火熒熒的客廳，故意逗着麗麗說：「年夜飯，是要吃到明年的天亮啊！」

「那我才不來哪，要吃上『一年』，」麗麗嘟着嘴，湊趣的說：「天氣那麼冷，還要熬『一年』的夜！」

「不然怎麼叫『年夜飯』呢？」張道藩振振有詞的說：

「妳問問媽媽。」

小女兒的滑稽歌謠

「好了好了，」蔣碧微含笑的排解，「還是趕緊吃飯吧，要不然，菜都涼啦。」

年夜飯吃過，大家一起玩紙牌，唱幼稚園學生唱的童歌，演啞戲。這都是張道藩事先設計好的，他故意輸幾個錢給麗麗，逗她開心，然後又把麗麗的錢統統贏回來，麗麗若再輸，沒錢付「賭賬」，便要受罰唱童歌，再往下一個節目，是演啞戲，張道藩又把錢統統送給麗麗，叫「戲酬」。那啞戲，是以前最簡短的文字，寫出一個故事，演的人不能開口說話，光憑動作把故事內容演出來。另一個搭配的人，在規定時間內，看對方擠眉弄眼，比手劃腳的滑稽動作，領會其中意思，用文字寫下文詞，最後核對原稿，計算分數。這個遊戲，麗麗是演員，蔣碧微是搭配，張道藩則是原作者，又是編劇，又是導演，又是評審員。「劇本」的內容是這樣的：

啞吧，闖紅燈找媽

警察攔住他

急得啞吧直比劃

警察說：

你別裝聾作啞

當我是個大傻瓜

守歲的餘興節目，一直進行到深夜，麗麗和佣人都先後去睡了。張道藩却仍顯得非常的興奮。他靠過來跟蔣碧微並坐，口裏直說：

「太好了，竟能單獨陪你守歲，真太好了。」

不知道是什麼道理？此時蔣碧微會突然想起素珊，感覺素珊的家庭權力，隨時都會抓走就在身邊的張道藩。蔣碧微的心情開始複雜起來，沒有一點一絲生命踏實的喜悅，經常會發生的那種慚愧和虛浮感，又攪奪了蔣碧微的平靜。她帶着幾分愧意的問：

「你怎麼跟她說的？肯讓你不去守歲。」

「啊，這樣的……」

張道藩似乎從陶醉中醒來，他沒有想到此時此地，蔣碧微會提這樣的問題。他支支唔唔的答不出來。蔣碧微又問：

「我猜，你根本沒說。」

「……」

張道藩不願談這件事，仍舊沒有回答，蔣碧微深沉的吸了一口氣，担心的說：

「這樣不好吧！過年吶。」

「我要去那裏，不需要徵求她的同意。」張道藩的笑容，老早消失了，他顯得有些不屑的說：「我絕對不是任性。」

「可是，我告訴你，每次想到她，我就有一種罪惡感。」蔣碧微內心的矛盾，向張道藩坦白的述說：「我又希望，你不是她的。」

她要自殺吵着離婚

張道藩的心裏，產生一種受感動的衝擊。他抓起蔣碧微的左手，雙掌使勁的對壓，好像要透過自己的雙手，將這份感激，經由蔣碧微的左手，傳進她的心房。他一面做那種壓手的動作，一

面向蔣碧微說：

「有關素珊的許多事，都是她自食其果。」

「怎麼說呢？」

「比如，她最近的胡鬧，好幾回以自殺……」蔣碧微吃驚的一楞，抽回自己的左手，移開跟張道藩的坐距：

「這很嚴重，怎麼如此可怕？」

「所以，她每鬧一次，就暴露一次她的幼稚和愚蠢，也增加我對她的輕視和距離。」張道藩難言心頭的壓力，右手握拳在胸前捶打：「我在心裏上的這份漠然和不屑，可以說是她造成的。」

「不能怪她！」蔣碧微沉吟的說：「她也蠻可憐的。」

張道藩的雙手，垂放在左右大腿上，反覆用力緊捏自己的腿肉，痛而不覺其苦。好一陣，他才湊過去又抓起蔣碧微的左手，輕聲對正在沉思的蔣碧微說：

「雪，我們聚少離多……不談這個吧，尤其在今天晚上。」

對將來未知的等待，尤其「等待」的本身含有悲劇的色彩，那是很殘酷的內心懲罰。蔣碧微在這種心情的籠罩下，跟張道藩熬夜到天明。大年初一，吃過午飯，張道藩匆匆的走了。

黃昏時刻，張道藩一臉怒容的回來，對蔣碧微說：

「素珊又大吵一架，她說要離婚！」

「絕對不行！你不能因我去跟她……」

蔣碧微的內心，感到將要窒息的重壓。一場

大風暴，眼看就要降臨。她祈求張道藩，不要做令自己終身難安的事。

「難道說，在情濤裏浮沉，不受傷害，就無法生存？」蔣碧微深心裏這樣的想：「愛使我更成熟，却也使我嚐到更成熟的悲傷。」

此時，張道藩的氣怒，已轉變為憂鬱的嘆息，他慷慨的對蔣碧微說：

「乏味，乏味，今年乏味的第一天！」

蔣碧微無奈的木然，深沉的愧意，沒有因為跟張道藩的相處而消失。她又在心頭剖析：

「愛是永不停止。如果停止，障礙是否就沒有？」

麗麗在上海出走了

陰狠的共匪早於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五日，就在東北營口，圍攻開去東北接收勝利的國軍，同年十一月十九日，又仗著裝備訓練完成，拒絕調停，自此戰火瀰漫，禍國禍民。

民國三十七年暑假，徐麗麗在中大附中畢業，考進了金陵女子大學，可是上課不到三個月，時局突變，徐州會戰方興未艾，政府下令疏散南京居民，首都一片混亂，大家又都在準備逃難。於是蔣碧微便把麗麗送到上海她叔叔徐壽安家去暫住。

有一天，蔣碧微突然接到徐壽安一個電報，他說麗麗出走了，當時蔣碧微的知覺登時就麻木了，拿著電報的手直在發抖，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，眼淚才簌簌的往下流。一時不知道怎麼辦，也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，唯一能做的是打電

話告訴張道藩。張道藩立刻趕來看她，互商之下，他決定陪蔣碧微乘夜車到上海去。

第二天清早到了上海，立即到徐壽安家裏去問詳細的情形。據說徐麗麗出走那一天的早晨七點多鐘，她正在洗臉，曾經有一個女孩子來找她，說了幾句話就走了，後來徐麗麗就出門去找她，妹程一英，兩個人一同出去，本來是想去買東西的，但是走在路上，徐麗麗忽然說要去找一個同

學，便坐車走了，從此就不會再回來，也沒有帶走任何東西。

聽到了這種情形，蔣碧微內心已確定女兒麗麗是被共匪騙走了，無可奈何，只好在上海的報紙上登了一則啓事，要麗麗無論到了那裏，希望她來信告知，家裏的人是絕不追究她的。張道藩還去調查統計局請他們設法尋找，當然這些都不會得著結果，徐麗麗是已經被共匪有計劃的吞噬

了。

傷心淚盡之餘，蔣碧微回到了南京，孤獨、淒涼、喪失了一切的一切，茫茫人世，除了張道藩而外，她已一無所有了！

西湖之濱纏綿兩月

卅八年一月廿一日，蔣總統公發表文告，他爲了消弭戰禍，解民倒懸，決計引退，當天下午四點鐘，他便由南京直飛杭州，轉赴奉化，新聞在第二天正式發佈。一月廿三日，大隊共匪越淮南下，直接進迫首都，長江以北的重要軍事據點，揚州被圍，京滬鐵路有若干段已經在共匪砲火的射程之內，南京危在旦夕了。

張道藩在此以前，

早已將素珊和麗蓮送到台灣，住在高雄，所以素珊和麗蓮她們一到高雄便買好了房子，準備長住。張道藩自己本來是想在緊急危亡之秋能爲國家盡他最後的努力，然而自從先總統引退離京，張道藩便十分消沉，而且無意再和那些



蔣碧微來到臺灣後與張道藩合影。

修言和談的人共事，廿一日就跟蔣碧微商量定了，他們決心先到杭州，然後再去福州，或廣州，甚至撤退到台灣去。

他們在杭州起先是住的西湖飯店，蔣碧微和張道藩佔有一間套房，同弟他們四個人住一間長形的大房間，每天都是到館子裏吃飯，覺得很不方便，後來承吳望侯先生的幫忙，為他們在葛嶺一位朋友的家裏借兩間房子，於是他們便搬了過去。那裏風景很好，從窗子外望，可以看到蘇堤，同時房子的下層地方很大，傭人司機都有住處，而且還可以做饭。

這時和談之議重起，京滬一帶又呈現短暫時期的安定氣象，看起來他們一時還不急著走，便決定在杭州多住些時日，看看局勢的演變再說。

沒想到這一次杭州小住，不但歷時兩個半月，而且也是他們一生最可紀念，最難忘的歡樂日子。那時雖然到處烽火狼煙，京、滬、杭也都岌岌可危，然而，在他們痛苦多難的一生裏，也唯有這一段時間，才是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。他們出入相偕，晨昏不離，既無需乎顧慮外間的批評物議，也不再有任何感情上的羈絆阻礙，終日徜徉於青山綠水之間，真有只羨鴛鴦不羨仙之慨。

蔣碧微和張道藩幾乎每天都要出去遊山玩水，好在自己有車子，非常方便，因此一條環湖馬路也不知道給他們繞行了多少遍。記得頭一天是在葛嶺一帶尋幽探勝，因為要爬山，他們一路步行，那是一個陽光普照，惠風和暢的春天早晨，四週景色，大有「好鳥枝頭亦朋友，落花水面皆文章」之概。葛嶺上的初陽台，還有一座很大的

三脚鼎，斑駁風化，古意盎然，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古物。據說這就是抱朴子一書的作者，晉朝關內侯，丞相掾葛洪燒丹煉藥所用的丹鼎，歷代傳說都是如此，想來也許可信。初陽台下還有一幢抱樸廬，裏面奉祀葛洪。他們一邊四處憑弔，一邊在談論像葛洪這麼一位通人，既然好學不倦，博覽羣書，怎麼也會大談神仙不是虛狂，故意拿修煉的幌子，在晉元帝那種亂世，到西湖葛嶺這個人間仙境，來達成他退隱避禍的目的；兩個人獲得了相同的結論，反顧一下當前他們自家的情形，即使是自嘲，也相與大笑，覺得從來都不會這麼高興。

神仙般悠遊自在的生活，一直過到三月中旬，杭州滿城繁花如錦，家家戶戶，玉蘭花茁放枝頭，雪白皎潔，和風過處，幽香醉人，那情調真是美極了。就在這時，中樞頻頻召集會議，籌商大計，張道藩也接連去過幾次上海。

到台灣後分合波瀾

三月底，共匪開出苛刻條件，狂妄的提起什麼「戰犯」問題，「撤兵」問題，給寄望和談的那些人兜頭一盆冷水，於是和談宣告破裂，各地戰事又起。李宗仁囊括了大批公帑，先跑到廣西，不久棄職潛逃香港，後來乾脆帶着家小飛往美國。當時中央已經遷往廣州，何應欽將軍出任行政院長，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在廣州舉行緊急會議，共挽狂瀾。張道藩得到通知，四月二日清晨，他匆忙得連行李都來不及收拾，和蔣碧微告別，搭乘火車趕去上海，希望為黨國盡最後的努力。他們兩個月的神仙生活，至此也宣告結束。張

道藩由上海飛廣州公幹。

到了四月十八日，張道藩終於排除萬難，抽空由廣州飛回上海，抵步以後，立即前去尋訪蔣碧微，張道藩說他這次趕來，就是為了想要親自安排蔣碧微動身赴台灣的事，他希望能夠護送蔣碧微上船，然後再回廣州，繼續他的重要工作。

三十八年四月三十日，蔣碧微所乘的海黔輪駛進三面環山的基隆雨港，難得的是雨港居然有燦爛的陽光在笑臉迎人。基隆碼頭建築的整齊，以及港埠秩序的良好，海關辦事人員工作的效率，在當時會給蔣碧微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虞君質從台北趕到基隆接蔣碧微，當時他們一同乘車直駛台北，經新生南路到達了溫州街九十六巷十號寓所。張道藩隨後，於三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，由廣州飛抵台北。十二月，他擔任了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的職務。不久張夫人素珊女士的母親從台灣去澳洲，素珊及麗蓮也陪着同去，而且久住澳洲。

張夫人去到澳洲以後張道藩蔣碧微之間感情的恩恩怨怨，並沒有結束，也無法明斷，但似乎應了一句話，「天下人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」他們往後的真實故事，更加曲折，更為動人。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

本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

○，即可收到書刊。